

看看曾经那些赏菊趣事

跟着古人寻菊香

清代大戏曲家李渔颇知秋天的好处：“炎蒸初退，秋爽媚人，四体得以自如，衣衫不为桎梏，此时不乐，将待何时？”但他亦知秋天的可贵，霜雪一至，则诸物变形，秋风一起，即花残叶落，这都只是顷刻间的事情，所谓“春宵一刻值千金”，则秋价之昂，宜增十倍。“有山水之胜者，乘此时蜡屐而游，不则当面错过。何也？前此欲登而不可，后此欲眺而不能，则是又有一年之别矣”。另有一事，亦属此时不抓紧，则“又有一年之别矣”，即赏菊。

◆“菊花隆”名扬菊花会

中国自古有秋季赏菊的传统，尤其到了宋代得以大兴。宋人笔记中对秋季赏菊记载很多，孟元老于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回忆开封九月的盛况：“都下赏菊，有数种。其黄、白色蕊者莲房曰‘万龄菊’，粉红色曰‘桃花菊’，白而檀心曰‘木香菊’，黄色而圆者曰‘金龄菊’，纯白而大者曰‘喜容菊’。无处无之。”

明清两代，赏菊照样是秋季必备的传统项目，散文家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中记载了宛州的缙绅大户于赏菊之日的场景：“其桌、其炕、其灯、其炉、其盘、其盒、其盆盎、其看

器、其杯盘大觥、其壶、其帏、其褥、其酒、其面食、其衣服花样”，无不镌刻或刺绣着菊花的图案，整夜烛火不灭地照耀着，“蒸蒸烘染，较日色更浮出数层”。

张岱还饶有兴致地记述了一段他跟友人一起去参观“菊海”的奇特经历。出城走了五里路，到了传说中的花园，在园子里绕来绕去，边边角角都踏遍了，“绝不见一菊，异之”。正在这时，花园的主人将他们带到一处苍莽空地，那里有三间用芦苇叶搭建起的大房子，张岱他们一进去，就大声惊叹“真菊海

也”！大房子的三面砌了三层花坛，全部堆满了菊花，“花大如瓷瓿，无不球，无不甲，无不金银荷花瓣，色鲜艳，异凡本，而翠叶层层，无一叶早晚者”。让张岱大饱眼福。

20世纪初，北京每年的农历九月必搞菊花展览会，陈鸿年先生在《北平风物》一书中记载过当时的盛况，展览会特聘专家予以评判，名列前三者必有奖品。“一时养菊名家云集，各出精心培养之佳品，报名登记，使长安道上中山公园之场地，如菊花仙子之集会，钗光鬓影，美不胜收”！而每年夺魁者都是

一位住在宣武门内西铁匠胡同的名为隆显堂的先生，北京人都管他叫“菊花隆”。菊花隆最拿手的杰作，是人工接种，即“插枝”技术，千变万化，运用无穷。菊花的颜色，绿颜色的当属名贵，墨绿色的墨菊尤属珍品，菊花隆“更有所养之‘红菊’，鸡血红、朱砂红、西洋红，鲜艳夺目，一枝独秀，应是菊花展览中之翘楚”。邓云乡先生在《燕京乡土记》中写过旧京另外两位养菊名人，一位是家住蓝靛厂的“钎子刘”，还有一位是家住新街口的刘絮女，“养的菊花也是闻名遐迩的”。

◆苏东坡吃菊花苗解饿

菊花之所以能得到古人的青睐，名列“梅、兰、竹、菊”四君子之列，除了在瑟瑟秋风中凌霜盛开之外，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其自带一点“仙气”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了菊花多种药用的同时，还不吝笔墨，写了古书中记

载康风子、朱孺之“皆以服菊成仙”，饮菊潭水能长寿，喝菊花酒能“辟不祥”等神奇之事。

但菊花别有一用，是现代不敢想象的，那便是“解饿”。读者切莫以为笔者说笑，这可是经过大文学家苏东坡亲自考证过

的。他在《后杞菊赋》中写道，他于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的《杞菊赋》中看到菊花能吃的字样，一直不信，以为“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”，不想自己当了19年的官，因为清廉自持，“家日益贫，衣食之奉，殆不如昔者”。等到出任密州太守的时

候，竟然困顿到了想吃顿饱饭都拿不出钱来的地步，于是他拉着好友——密州通判刘廷式，沿着古城的城墙根去挖野菜，在一处废弃的苗圃里找到菊花苗，狼吞虎咽了个精光，然后“扞腹而笑”，方知陆龟蒙之言可信不谬也。

◆静庵公避让“抱菊者”

要说笔记文中关于菊花最有趣的一则，笔者以为要数民国著名新闻记者蔡友梅在《益世余谭》中写的一篇关于“抱菊者流”的小文。

蔡友梅的外祖父静庵公，生平是个“慈祥恺悌”，修养绝佳的人，就算遇到特别可气的事情，也能心平气和地对待，“亦以善言出之，从无急言骤色”。

有一年秋天，静庵公去护国寺游玩，看一处菊花开得烂漫，就买了四株，因为花盆有点儿沉，就雇了一个专门给人帮闲的穷人，抱着花跟随他一起送到家里去，给予脚钱四百。谁知那穷人一边走一边把

花从盆里统统拔出来，然后“将花下泥土沿路摔去”。静庵公有些生气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那穷人蛮横地说：“你只雇我送花，可没雇我送花盆和泥土。”静庵公听了目瞪口呆，想了想，忍住了没和他计较。等到了家，穷人又将所有的菊叶“全行薙尽，只剩光杆菊花四朵”，理由照样是“你雇我送花，可没说送叶”，静庵公继续忍耐，把四百文钱给他。家里人都说静庵公太过老实，怎能任人欺负？静庵公却只笑笑不再说话。

“次日闻后门西，有一穷人被卖豆汁者毆毙，即抱菊花之人也！”静庵公把

家人叫到一处，告诫他们说：“像抱菊花这种泼皮无赖，最能惹人生气，而一旦养气，功夫欠佳，被其激怒，定会惹出人命官司，所以不妨敬而远之，退让他一步，不生事端。”

蔡友梅之所以回忆起外祖父的这件小事，是他自己遭逢了一件糟心事。他由西城回家，雇了一辆人力车，车夫拉到中央公园，突然说自己饿了，将车一放，到路边摊吃饭两碗，然后拉着车继续走，没走几步到了南池子，又说自己想出恭，将车一放又去解大手，接下来拉着车走得奇慢无比，下车非多要四枚钱不可。蔡友梅觉得

他有些过分，只给他添了两枚，“伊横眉立目，势欲起打，尤可恶者，揪住记者，非添钱不准开步”。蔡友梅想起外祖父的经历，“若该车夫者，亦抱菊者流”，于是添钱两枚，远避凶人。

抱菊者未必有菊花之高洁的品行，这是不言自明，也无需苛求的，但闹到横尸街头的地步，不能不说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人这一辈子，善始到善终之间，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，古人书里书外不停地教诲修身养性，就是导引人们走向最后那个好的结果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

古代文人粉丝

“追星”也疯狂

正像当今明星拥有忠实的“粉丝”一样，古代文人也拥有不少“粉丝”。

◆“过激粉”成“行诗图”

唐代诗人白居易甚至拥有行为过激的“粉丝”。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道：“荆州街子葛清，勇不肤挠，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。成式常与荆客陈至呼观之，令其自解，背上亦能暗记。反手指其割处，至‘不是此花偏爱菊’，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。又‘黄夹缬林寒有叶’，则指一树，树上挂缬，缬窠锁胜绝细。凡刻三十余处，首体无完肤，陈至呼为‘白舍人行诗图’也。”葛清本是荆州市井人物，因对白居易诗歌无限热爱，便在自己身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遍纹白居易诗歌。一共纹了三十多处，以致体无完肤，因此被称为白居易“行诗图”。

◆“粉丝”为贾岛塑像

贾岛字浪仙，中唐诗人。闻一多曾说：“由晚唐到五代，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，除极少数鲜明的例外，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，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，也就是大众的诗人，则全属于贾岛。从这观点看，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时代。”贾岛不但拥有众多的追慕者，而且被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据周密《齐东野语》记载：“唐李洞字才江，苦吟有声。慕贾浪仙之诗，遂铸其像事之，诵贾岛佛不绝口，时以为异。五代孙晟初名凤，又名忌，好学，尤长于诗。为道士，居庐山简寂宫，尝画贾岛像置屋壁，晨夕事之。”贾岛被“粉丝”塑像和绘像崇拜，享受到了仙佛一样的待遇，在文学史上为其他文人所望尘莫及。

◆痴迷“追星”丢妻子

苏轼作为天才文人，且善绘画和书法，自然不乏粉丝。据李廌在《师友谈记》中说：“章元弼顷娶中表陈氏，甚端丽。元弼貌寝陋，嗜学。初，《眉山集》有雕本，元弼得之也，观忘寐。陈氏有言，遂求去，元弼出之。元弼每以此说为朋友言之，且曰缘吾读《眉山集》而致也。”章元弼本来有幸抱得美人归，但因为嗜读苏轼《眉山集》而废寝，漂亮的妻子便离他而去。有道是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章元弼却因读书而导致了婚姻破裂。虽然婚姻破裂，但是章元弼并不介怀，作为苏轼的“粉丝”，对苏轼的崇拜成了他的精神支柱。

◆郑燮愿为“偶像”走狗

徐渭号青藤居士，是明代嘉靖、万历年间的大才子，诗文书画，纵横一时。郑燮，号板桥，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说：“郑板桥爱徐青藤诗，尝刻一印云：‘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。’”清代画家童钰也说：“尚有一灯传郑燮，甘心走狗列门墙。”似乎坐实了郑板桥作为粉丝对徐渭的无限崇拜。后来齐白石也有过相似的表达：“青藤八大远凡胎，缶老衰年别有才。我愿九泉为走狗，三家门下转轮来。”“青藤”指的是徐渭，“八大”指的是朱耷，“缶老”指的是吴昌硕，齐白石在诗中表达了来生甘愿作此三家门下走狗，不难想见他对前代画家的崇拜之情。

这些“粉丝”的狂热，从表面上看崇拜的是追慕的对象，其实无一不是对艺术有感而发。因此不管其艺术造诣如何，这些“粉丝”皆可谓艺术的忠实信徒。古代文人“粉丝”的这种情怀，至今读来仍令人怦然心动。

(据《光明日报》)